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外国少年文学卷

阿·柯南道尔 著
(英)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三)

○○主编 韩作黎
副主编 赵惠中

42
CD
=3
C-1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一)

——外国少年文学卷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44B-1
(三)

[英]阿·柯南道尔 著

陈少硕 译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6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/(英)柯南道尔(Conan Doyle, A.)著;陈少硕译.

-北京:中国和平出版社,1997.12

(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:外国少年文学卷/韩作黎主编)

ISBN 7-80101-816-8/G·683

I. 福… II. ①柯… ②陈… III. 长篇小说:侦探小说 - 英国 -
近代 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4995 号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一)

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)

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620.125 印张 11023 千字

印数:1-5100 套

ISBN7-80101-816-8/G·683

定价:618.00 元 (全套共 116 册)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（一）

外国少年文学卷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海底两万里

机器岛

格兰特船长的儿女

金银岛

格列佛游记

神秘岛

狼孩毛格力

红发会

去年深秋的一天，我去拜访我的朋友歇洛克·福尔摩斯。我见到他时，他正在和一位身材矮胖、面色红润、头发火红的老先生交谈。我为自己的贸然行事表示歉意。正当我想退出来的时候，福尔摩斯却突然一把将我拽住，拉进了房间里，随手把门关上。

他亲切地说：“我亲爱的华生，你这时候来真是再好不过了。”

“我怕你正忙着。”

“是呀，我是很忙。”

“那么，我到隔壁房间等你。”

“不，不，威尔逊先生，这位先生是我的同事和助手，他协助我卓有成效地处理过许多案件。我不可否认在处理你的案件时，他将同样给予我最大的帮助。”

那位身材矮胖的先生从他坐着的椅子上半站起来欠身向我点头致意，从他厚厚的眼皮下的小眼睛里迅速地掠过一丝将信将疑的眼神。

“你坐在长靠背椅子上吧。”福尔摩斯说道，重新回到他那张扶手椅坐下，两手的手指尖合拢着。这是他沉浸于思考问题时的习惯。“亲爱的华生，我知道，你和我一样，不喜欢生活在那些老套的普通平凡、单调无聊之中，而是喜欢稀奇古怪的东西。你那么满腔热情地把这些东西都记录下来，可见你对它们很感兴趣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要说，你这样做是在为我的许多小小的冒险事业增添光彩。”

我回答说：“我确实对你经手的案件非常感兴趣。”

“你是否还记得那天我们谈到玛丽·萨瑟兰小姐所提出的那个很简单的问题之前所说的那段话吧：为了获得奇特的效果和异乎寻常的最佳配合，我们必须深入生活，而它本身总是比任何大胆想象更富有冒险性。”

“我倒要冒昧地怀疑你的这个说法。”

“是吗？大夫。但是，你必须要同意我的看法。否则，我将继续列举一系列事实，这些事实将使你的理论不攻自破，然后你就会认为我是对的。好啦，这位杰贝兹·威尔逊先生真好，他今天上午专程来看我，他开始对我讲的是很久都没有遇见过的最稀奇古怪的故事之一。你已听我说过，最离奇、最独特的事务往往不是和较大的罪恶而是和较小的罪恶有联系，甚至有时确实很可能怀疑是不是真的有人犯了罪。就我所听到的来说，我还不能断定现在这个案件是不是一个犯罪的案例，但是，事情的经过肯定是我所听到过的最离奇不过的

了。威尔逊先生，可不可以请你费心从头讲讲这件事情的经过。我请你从头讲，这不仅因为我的朋友华生大夫没有听到开头那部分，而且还因为这件事很奇特，所以我很想从你嘴里介绍其中一切尽可能详细的情节。一般说来，当我听到一些具体能够说明事情经过的详情时，我总是要用几千个我能想得起来的其他类似案件来启发我自己。这一次我不得不承认，我的确深信这些事实是少见的。”

这位矮胖的委托人挺起胸膛，显得有点自豪的样子。他从大衣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又脏又皱的报纸平放在膝盖上，俯首向前看着上面的广告栏。这时我仔细地端详这个人，尽量模仿我伙伴的方法，从他的服装或外表上看出点名堂来。

但是，我这样细看一番收获并不太大。这个客人从外表的特征看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英国商人，肥肥胖胖，样子浮夸，动作迟钝。他穿着一件不太干净的燕尾服，前面的扣子没有扣上，上面穿着一件土褐色背心，背心上面系有一条艾尔伯特式的粗铜链，还有一小块中间有一个四方窟窿的金属片儿作为装饰品，来回晃动着。在他旁边的椅子上放着一顶磨损了的礼帽和一件褪了色的棕色大衣，大衣的线绒领子已经有点皱褶。下身穿着一条宽松的灰色格裤。我看这个人，总的来说，除了长着一头火红色的头发、面露非常恼怒和不满的表情外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

歇洛克·福尔摩斯锐利的眼睛看出了我的企图。当他揣

测到我疑问的目光时，他面带笑容，摇了摇头。“他干过一阵体力活，吸鼻烟，是个共济会会员，到过中国，最近写过不少东西。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情况以外，我推断不出别的什么。”

杰贝兹·威尔逊先生在他的坐椅上突然转过了身子，他的食指仍然压着报纸，但眼睛已抬起看着我的同伴。

“我的老天爷！”他问道，“福尔摩斯先生，你怎么知道这些关于我的事？比如，你怎么知道我干过体力活？那是像福音一样千真万确，我最初就是在船上当木匠的。”

“我亲爱的先生，你看你这双手，你的右手比左手大多了。你用右手干活，所以右手的肌肉比左手发达。”

“唔，那么吸鼻烟和共济会会员呢？”

“我不想告诉你我是怎么看出来的，因为我不愿把你的人格看低了，何况你还违备你们的团体的严格规定，带了一个弓形指南针模样的别针呢。”

“噢，是罗，我忘了这个。可是写作呢？”

“还用别的什么来说明问题吗？那就是：你右手袖子上足有5寸长的地方闪闪发光，而左袖子靠近手腕经常贴在桌面上的地方打了个整洁的补丁。”

“那么，中国又怎么样？”

“你的右手腕上边一点的地方文刺的鱼只能是在中国才有。我对刺花纹作过些研究，甚至还写过这种题材的稿子。用细腻的粉红色给大小不等的鱼着色这种绝技，只有在中国

才有。此外，我看你的表链上还串着一块中国钱币，那岂不是更能说明问题了吗？”

杰贝兹·威尔逊大笑起来。他说：“好，这个我怎么没想到啊！我原想，你简直是神机妙算，但说穿了也就没什么奥妙了。”

福尔摩斯说，“华生，我现在才想起来，我其实不应该这么坦率地说明。是‘大智若愚’，你知道，我的名声本来就不怎么样，心眼太实是要身败名裂的。威尔逊先生，你能找到那个广告吗？”

“能，就在我这里。”他回答时他的又粗又红的手指正指在那栏广告的中间。他说：“就在这儿，这就是整个事情的起因。先生，你们自己读好了。”

我从他手里把报纸拿过来，照着它的内容念：

“红发会：

由于原住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已故黎巴嫩人伊齐基亚·霍普金斯之遗赠，现留有另一空职，凡红发会会员皆有资格申请。工作则实系挂名而已，薪给为每周4英镑。凡红发男性，年满21岁，身体健康，智力健全者即属符合条件。应聘者请于星期一上午11时亲至舰队街教皇院7号红发会办公室邓肯·罗斯处提出申请为荷。”

我读了两遍这个不寻常的广告后不禁喊道：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福尔摩斯坐在椅子上扭动着身体朗朗地笑了起来，他高兴的时候总是这个样子。他说：“这个广告很不寻常，是不是？好啦，威尔逊先生，你现在就赶快地把关于你自己的一切，和你同住在一起的人，以及广告给了你多大的好处，你就都讲出来吧。大夫，你先把报纸的名称和日期记下来。”

“这是 1890 年 4 月 27 日的《纪事年报》，正好是两个月以前的。”

“很好。好了，威尔逊先生，请讲。”

“唔，歇洛克·福尔摩斯先生，就是我刚才对你说的，”杰贝兹一面用手摸着他的前额一面说，“我在市区附近的萨克斯-科伯格广场开了个小当铺。那个生意不大，近年来我只勉强靠它维持生活。过去还有能力雇用两个伙计，但是，现在只雇一个。就这一伙计我也雇不起啊，如果不是他为学会做这个买卖自愿只拿一半工资的话。”

歇洛克·福尔摩斯问道：“这位乐于助人的青年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他名叫文森特·斯波尔丁。其实他的岁数也不小了，究竟多大我说不上。福尔摩斯先生，我这个伙计很精明能干。我清楚，他本来可以生活得更好些，赚到比我付给他多一倍的工资。可是，不管怎么讲，既然他很满意，我又何必要劝他多

长几个心眼呢?”

“噢,真的? 你能以低于市价的工钱雇到伙计,好像是件挺幸运的事。这在像你这样年纪的雇主当中,可是不容易的。我不知道你的伙计是不是和你的广告一样很不寻常。”

威尔逊先生说:“啊,他也有他的毛病。他比谁都爱照相。他拿着照相机到处照,就是没有进取心。他一照完相就急急忙忙地跑到地下室去冲洗,快得像兔子钻洞一样。这是他最大的毛病,但是,总的说来,他是个好工人,他没有坏心眼。”

“我猜想,他现在还是和你在一起吧。”

“是的,先生。除他以外,还有一个14岁的小女孩。这个女孩子做饭、打扫房子。我屋子里就只这些人,因为我是鳏夫,我没有成过家。先生,我们三个人一起过着安静的生活。我们住在一起,欠了债一起还,要是没有别的事可做的话。

“打扰我们的头一件事是这个广告。正好在8个星期以前的这天,斯波尔丁走到办公室里来,手里拿着这张报纸。他说:

“‘威尔逊先生,我向上帝祷告,我多么希望我是个红头发的人啊。’

“我问他,‘那是为什么?’

“他说,‘为什么? 红发会现在又有了个空缺。谁要是得到这个职位,那简直是发了相当大的财。据我所知,空缺比谋职的人还多,受托管理那笔资金的理事们简直不知道该怎么

办才好，有钱没有地方花啊。如果我的头发能变颜色就好了，这个挺理想的安乐窝就等着我去了。’

“我问他，‘那又是怎么回事呢？’福尔摩斯先生，你可知道，我是个足不出户的人。因为我的买卖是送上门来的，用不着我到外面奔走兜生意，我往往一连几个星期不曾出门。所以，我对外界了解甚微，我总是乐意能听到点消息。

“斯波尔丁两只眼睛瞪得大大地反问我说，‘你从来没有听过红发会的事吗？’

“‘从来没有听说过。’

“‘这么说倒使我感到莫名其妙了，因为你自己的资格去申请那个空着的职位。

“‘一年只给 200 英镑，但这个工作很轻松，如果你已有别的职位并不妨碍。’

“好，你们不难想象，这真使我心花怒放啊，因为好些年来，我的生意并不兴隆，这笔额外的 200 英镑如能到手，那简直是天大的好事。

“于是我对他说，‘你把事情的全部情况都告诉我吧。’

“他拿过广告对我说，‘好，你自己看吧，红发会有个空缺，这广告上有地址，到那里可以办理申请手续。据我了解，红发会的发起人是一个名叫伊齐基亚·霍普金斯的美国百万富翁。这个人作风很古怪。他自己的头发就是红的，并且对所有红头发的人怀有深厚的情谊。他死后大家才知道，原来他把他

的巨大的财产留交给财产受托管理人处理，他留下遗嘱要用他的遗产的利息让红头发的男子有个舒适的工作。从我所听到的来说，待遇很高，要干的活倒很少。’

“我说，‘可是，会有数以百万计红头发的男子去申请的。’

“他回答说，‘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。你想想看，实际上只限于伦敦人，而且必须是成年男子。这个美国人青年时代是在伦敦发迹的，他想为这个古老的城市做点好事。而且我还听说，如果你的头发是浅红色或深红色，而不是真正发亮的火红色，那你去申请也是白搭。好啦，威尔逊先生，如果你想申请的话，那你就去试试。但是，如果为了几百英镑的钱，让你受到麻烦，也许是不值得的。’

“先生们，正如你们现在亲眼看到的实际情况，我的头发，真是鲜红鲜红的。因此，在我看来，如果为了得到这个职位需要努力一下的话，那么我要比任何同我竞争的人更有希望。文森特·斯波尔丁似乎对这桩事已很了解，所以我想他也许能助我一臂之力。于是，我就叫他把百叶窗关上，马上跟我一起走。他非常高兴得到一个休假日，我们就这样停了业，向广告上登的那个地址出发。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我永远不希望再见到那样的情景了。头发颜色深浅不一的人来自四面八方、东西南北，涌到城里按那个广告去应征。舰队街挤满了红头发的人群，主教院看上去就像叫卖水果的小贩放满广柑的手推车。我没有想到区区一

帖广告竟然召集到了全国的那么多人。他们头发的颜色什么都有——稻草黄色、柠檬色、橙色、砖红色、爱尔兰长毛猎狗那种颜色、肝色、土黄色等等。但是，正如斯波尔丁所说的那样，真正很鲜艳的火红色的倒不多。当我看到那么多的人在等着，我感到很懊丧，不想再去了。只是，斯波尔丁当时怎么也不答应。我真想象不出他当时是怎样连推带搡，带我从人群中推过去，直到那办公室的台阶前面。楼梯上有两股大潮，一些人满怀希望往上走，一些人垂头丧气往下走；我们竭尽全力挤进人群。不久，我们发现自己已经到办公室里了。”

福尔摩斯先生在他的委托人停了一下、使劲地吸了一下鼻烟、以便稍加思索的时候说：“你的这段经历真是再有趣不过了。请你继续讲你的这段十分有趣的事吧。”

“办公室里除了几把木椅和一张办公桌外，没有别的东西。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头发颜色比我的还要红的小个子男人，每一个候选人走到他跟前， he 都说几句，然后他总是想办法在他们身上挑毛病，说他们不合格。原来，要得到这个职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不管怎么样，轮到我们的时候，这个小个子男人对我比对任何其他人都客气多了。我们走进去后，他就把门关上，这样他可以和我们单独谈。

“我的伙计说：‘这位是杰贝兹·威尔逊先生，他愿意填补红发会的空缺。’

“对方回答说：‘他非常适合担任这个职务。他满足了我

们的一切条件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我还没有看见过有谁的头发颜色比他的更好的了。’他后退了一步，歪着脑袋，凝视着我的头发，直看得我不好意思起来。随后他一个箭步跨上前握住我的手，热烈祝贺我求职成功。

“他说，‘如果再犹豫不决那就太不应该了。不过，对不起，我显然必须证实一下，我相信你是不会介意的。’他说完两只手紧紧地揪住我的头发，使劲地拔，我痛得喊了出来，他才松手。他松手后对我说，‘你眼泪都流出来啦。我清楚地看到，一切都很真实。可是我必须谨慎从事，因为我们曾两次被带假发的家伙、一次被染头发的家伙骗了。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有关鞋蜡的故事，你听了会感觉恶心的。’他走到窗户前对外声嘶力竭地高喊，‘已经有人填补空缺了。’窗户下面传来一阵大失所望的叹息声，人们成群结队地朝四面八方散开。他们走后，除我自己和那个干事外，再见不到一个红头发的人了。

“他说：‘我名叫邓肯·罗斯先生。我自己就是一个我们高贵的施主遗留基金的养老金领取者。威尔逊先生，你是不是已经结婚了？你成家了吗？’

“我回答说：‘没有。’

“他立即把脸一沉。

“他严肃地说，‘哎呀！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啊！你所说的情况使我感到遗憾。当然罗，设立这笔基金的目的既

了维护，也是为了繁殖更多红头发的人。你既然是个未婚的单身汉，那真是太不幸了。’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我听到这些话感到很沮丧。我当时想，得了，这个职位还是没谋到手。但是他考虑了一会以后又说：那没有关系。

“他说，‘如果是别人的话，这个缺陷可能是致命的。但是，你的头发长得太好了，对你这样一个人，我们必须破例照顾。你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？’

“我说，‘唔，事情有点不好办，因为我已有了一个铺子。’

“文森特·斯波尔丁说，‘那不要紧，我可以帮你照管你的生意。’

“我问，‘上班时间是几点到几点？’

“‘上午 10 点到下午 2 点。’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开当铺的人的买卖多半在晚上，特别是在星期四、星期五晚上，这正是发薪前两天，所以在上午多赚几个钱对我是很合适的。而且我知道我的伙计人挺不错，要有什么事他是会照管好的。

“我说，‘这对我很合适。薪金多少？’

“‘每周 4 英镑。’

“‘那工作怎么样？’

“‘只是挂挂名而已。’

“‘你说挂挂名是什么意思？’

“唔，在上班时间要求你必须呆在办公室里，或者至少在那楼房里呆着；如果你离开，那你就是永远放弃了你的整个职位。对于这一点在遗嘱上说得很清楚。如果你在这段时间里稍微离开一下办公室，那就是没有按照条律办事。”

“我说，‘一共只有4个小时，我是不会离开一步的。’

“邓肯·罗斯先生说，‘不得以任何理由为借口，包括有病、有事或其他什么的。你必须认真负责地呆在那里，否则你就会丢这份工作。’

“‘干什么工作呢？’

“‘你的工作是抄写《大英百科全书》，这里有这个版本的第一卷。我们只提供给你这张桌子和这把椅子。你要自备墨水、笔和吸墨纸。你明天能来上班吗？’

“‘当然可以。’我回答说。

“‘那么，杰贝兹·威尔逊先生，再见，让我再一次祝贺你这么幸运地得到这个重要职位。’他向我鞠了个躬。我随即离开了那个房间，和我伙计一起回家去。我为自己能有这样的好运气庆幸。

“唔，我一整天都在琢磨这件事。到晚上，我的情绪又消沉下来了，因为我总觉得这件事一定是个大骗局或大诡计，虽然我推理不出它的目的是什么。但是说有人立下这样的遗嘱，或者给那么多的钱让人做像抄写《大英百科全书》这种简单的工作，简直都是不可思议的。文森特·斯波尔丁想尽一切